

# 从中央大街出发

□沈念

中央大街很早就醒了。

从入住的迈尔宾馆拐出，一群鸽子散落在空旷的街面上，发出欢快的咕咕声。偶有行人从鸽子身旁经过，它们也不惧，笃定地在“面包石”的狭缝里觅食早餐。凸起的方石发着青光，有点像俄式小面包，这是1924年的春天，一位名叫科姆特拉肖克的工程师用花岗岩雕凿而成，然后铺在这条长街上的，造价是一块“面包”一个银元。初次走上中央大街的外地人，我想都会为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凹凸有致惊叹，并浮现一幕场景：高大的马车驶过，立刻响起马蹄敲打“银元”的咯哒声。浓荫茂叶的糖槭树两旁，数十栋欧式建筑也变得挺拔起来。

我去过许多城市，没有哪一条街矗立着这么多栋有历史记忆、异域风情的建筑。一个多世纪前，这里只是松花江畔的小渔村，放眼望去，古河道和草甸子荒芜且泥泞，负责修筑铁路和城市建设的中东铁路工程局把这片荒芜“打发”给了替他们工作的中国人，所谓的中央大街原来只是中国人住的中国大街，直到1928年才正式改名“中央大街”。外国商人很早搬到这里忙碌生意，大兴土木，留下了保存至今的以文艺复兴、巴洛克、折衷主义等为代表的不同建筑风格的欧式建筑，后来成为哈尔滨著名的商业一条街。漫长季节里的事物和故事，就藏在这里的每一块方石和每一栋建筑里。它们以密码交织而成时间的二维码，隐身于哈尔滨这本城市之书，每一页都是明与暗、昼与夜、欢乐与悲伤的交替。

我相信一个人从中央大街出发，从清晨到日暮，是走进哈尔滨的最佳方式。

当觅食的鸽子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就真正热闹起来了。横穿中央大街，马路对面是红专街早市，我没想到，时间还不到6点，摆摊的人和赶早市的人已经川流不息。一长溜摆摊设点卖早餐的，手工馄饨、肉夹馍、水煎包、土豆丝卷饼、风味蛋堡、泡馍羊杂汤、安徽板面，最被人青睐的尹胖子油炸糕摊前，排起了购买的小长队。早有耳闻红专街早市物美价廉，蔬菜、服装、食品、日用品，远远超过南方早市的范畴，似乎应有尽有。有一种东北特有的小水果甜菇葛，嫩黄色，果皮光滑，裹身在一层薄膜里，我猜这是萧红笔下写到的“菇葛”。卖主见我

走过，连忙剥开让我尝鲜，小果子先甜后酸，口留香。还有一种当季的豆类，品种多，取名特别有趣，黄皮的叫黄金钩，红的叫红钩子，绿的叫后弯腰，每一种顶端都带着一个弯钩，鼓鼓胀胀，是北方餐桌上市民钟爱的时蔬。哈尔滨的烟火气，像一蓬生长旺盛的草，一下就沿着这条早市街点燃了。

中央大街的北端是防洪纪念塔广场，广场广阔而敞亮。天上一寸光，松花江面万顷光。穿城而过的松花江，留下了城市湿地，这个“绿肺”也成了一条运动长廊。打拳踢腿的大叔、广场舞大妈，运气太极的、打乒乓球、练拳重的、慢跑的，各自为阵的晨练添了江畔声色。街头公园的角落，则聚集着一群不同声乐、舞蹈的爱好者，悦耳的笛声、悠扬的萨克斯、深情的口琴、手风琴，合奏着日出的欢迎曲。在作家梁晓声的记忆中，早晚的松花江边，吹拉弹唱，摩登得很。在长久的时间里，摩登就成了哈尔滨的一块底色。我顺着江水的流向漫步，与岸边的榆树、柳树说话，与江上时歌时飞的水鸟招手，江面被风拨动的浪花，每一朵都是崭新的。哈尔滨的四季，是松花江畔风雪雨雪的自然景致，也是热气腾腾的世情生活。

离中央大街很近的索菲亚教堂外，总有人仰望流连。洋葱头似的穹顶，像一颗正在发光的太阳。被照亮的金色十字架立在绿穹顶之上，素朴的砖红色外墙，不用去看教堂内的建筑艺术展陈，仅是看到那么多扇拱券高窗和雕刻精美纹饰的砖墙，就是一种艺术享受。建筑是人写下的城市哲理诗，时间里沧海桑田的细节与变迁，它们就成了见证者与讲述者。秋林公司铜钟式的机械顶、民益街的老门楼，这些老建筑为城市之光所擦亮，也互相辉映，起伏或跃动在这座城市的日光流年中。那天，我去近郊阿什河畔的伏尔加庄园，十几年前复建的尼古拉教堂和帆船形状的“米尼阿久尔”餐厅，立起的是哈尔滨消逝的记忆，还有巴甫洛夫城堡、奥尔洛夫马房等俄罗斯消失的老建筑，都在这个占地60万平方米的庄园里被还原、被召唤。当我听说迷恋建筑艺术的庄园主已公开宣布将来向社会捐赠庄园，立刻对这位从小随父辈移居哈尔滨的上海人肃然起敬。一座俄罗斯风情庄园，承继的是哈尔滨的历史与文脉、开阔与厚重。很多像伏尔加庄园主一样

的外地人，扎根一座城，爱上一座城，他乡变故乡，一定是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与深情所吸引的。

十月的哈尔滨，寒露一过，天就黑得早了。下午5点不到，夜色泼墨般地布满了天地之间的画纸。我坐在中央大街的路边石上，看夜晚是怎样黑下来的。借着尚未合拢的天光，我翻看朋友赠送的老画册里的灰白照片，不是黑白，确定是灰白的色调。从哈尔滨开埠起，这座搭上近代工业革命列车前行的城市，显影于百年老字号的荣光、洋街风情、太阳岛风景、侨民生活之中……在渐次亮起的路灯下，岁月走过道里道外的坎坷，灰白影像里的故事，一直讲到了今天。

夜晚的中央大街有着从容、松弛的热闹。曾经摩登的迈尔宾馆像个阅尽世事的长者，往来食客穿梭于街面的怀食料理、麻辣面馆、俄式餐厅、市井火锅，十字街口的迈尔冰棍店排着长队，各式商店的落地橱窗流淌着五彩斑斓的光亮，让长街有了长袖挥舞的动感。而到了冬天，大雪纷飞，街上则是另一番风景，冰灯闪烁，如繁星满天的童话世界。南方雪期短，我从没见过冰灯，只能依赖想象来丰富对北方冰雪世界的感受。作为现代冰灯的发源地，我在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只是欣赏五花八门的冰灯照片，也算大开眼界了。冰为身，灯为魂，从“喂得罗”制成的空心冰塔中插着点燃的蜡烛而引发的冰灯灵感，从冰灯、雪雕、冰灯游园会到冰雪节盛事，让人心动、震撼的冰雪，是哈尔滨的一面镜子、一个代名词。第一届冰灯游园会始于1963年，至今办了几十届，每一届的主题和雕塑各有千秋，这不得不佩服哈尔滨人游弋的想象力与超越的创造力。大自然的馈赠、人的智慧倾注，都在时间的延绵里获得叙说、流传。而在烟火漫卷之外，来自冰天雪地的创新智造，是哈尔滨的另一张鲜亮的面孔。当我参观完数百家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落户的深哈产业园、中国云谷，欣赏人机交互带来的智识智趣，才感受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核心城的引领与前沿、海纳百川与涅槃再生，分明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东北。哈尔滨不东北，朋友随口的幽默，却是让人对地缘、边界、陈见的刷新。生在东北却“不东北”的哈尔滨，所创造的科技之高、之重、之快、之新，给了我们站在中央大街上感受



插图：高伟钢笔画

深重历史之外的广阔与轻盈。

只有去过哈尔滨的人才知道她有多美。这里的“美”在每一个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里度过，是有着多重含义的。与这座城市有着多种关系的人们，出生、成长、客居、旅行、离开、返回，最终构成的是记忆、理解和热爱。一个人对一座城市所积淀的感情，无论其普通或非凡，都会贡献一种符号价值。哈尔滨人是通过建构自己的坐标来建构东北城市新的形象和精神符号。

我站在中央大街上，仿佛对哈尔滨拥有了一种深切的情感。属于她的建筑、颜色、声响，属于她的科技、创新、变化，被一页页日历翻动。这座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这位“共和国长子”，哈尔滨的魅力，绝不只是一件事物、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建筑群，是风景风物风情的不同组合群，更是人

间烟火的人群。所有的日常与新变，是深扎在城市的传统、烟火生活之上的，是与时代同行又占据着科技优势的，是哈尔滨人热爱这片土地又激情创造的，这才是真正的“哈尔滨不东北”。同行的年轻记者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她口音重，总是把“哈”读上声，常常被我听成“好”。那就是“好尔滨”吧。于是我与朋友们说，我知道一座叫“好尔滨”的城市。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名家写名城

# “尔滨”之约

□柴万金

有钱了，还是太实在了？我说，又有钱又实在，没办法。

可能是第一天，他老婆对天气还不适应，尽管戴了帽子和手套，手和耳朵还是冻得不行。他们在中央大街找了家小店，买了厚一些的手套和帽子。本来以为在旅游景区买东西价格一定很贵，结果老板两样东西只收了36块钱，这让他们既意外又感动。

看得出来，乔铭的赞美是真心的。我作为地主，听了自然感觉美滋滋，但是脸上却装出一副极为淡定的表情说，这些我都习惯了，哈尔滨人的实在热情在全国出名，这还有什么奇怪呢？

第二天，我开车去接乔铭，带他们去太阳岛雪博会和冰雪大世界。一上车，乔铭就说，你们哈尔滨连酒店的服务居然都这么好。昨晚回到酒店，他发现桌子上有一个便笺，说尊敬的客人您好，打扫房间时发现袜子，在没有经过您允许的情况下，帮您洗了挂起来，祝入住愉快。说到这里，乔铭连声赞叹，星级酒店住过不少，但是这样的服务还是第一次。这次，我也被折服了，也跟着一起赞叹。难怪，出门在外，遇到这样温暖的细节，谁能不感动呢？

坐上往太阳岛的跨江索道，我们望着松花江千里冰封、蜿蜒东去的场景，夫妇二人兴奋地拍照录像，太阳岛雪博会琼枝玉树雪国天堂，更是让他们惊叹不已。

下午的冰雪大世界才是重头戏。我们三人进入景区后，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冰雪王国。尤其主建筑冰雪之冠，40多米高的龙形建筑，幻彩流光，冲天而起。就连我这个号称跑过旅游战线、见多识广的老记者也被眼前的磅礴气势所震撼。也难怪，我上次来，还是十几年前，开国当天跑到这里出境。那时，无论是占地面积、规模气势还是艺术水准，都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为了让他们多看一会，我提议去排冰滑梯。尽管

最后冻成了冰棍，但是，当我们三人从500米长的冰滑梯上，带着恐怖的尖叫声呼啸而下时，一切都值了。当晚，在哈尔滨网红大哥的带动下，我这个东北大叔也被现场气氛感染，和南方游客们一起摇摆蹦迪，音乐声和呐喊声响彻天际，冰雪大世界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

回去的路上，夫妇二人又给出了评价：冰雪大世界不仅仅是视觉盛宴，参与感和体验感也是五星好评。

第三天，我安排了阿城滑雪，顺便去看金上京博物馆，没想到，当我们走进博物馆，我这个本地人比他们两人还要惊讶。因为十几年前的金博根本就不入流，否则，这次我也不会把它当作赠送景点了。眼前的博物馆，不但馆藏丰富，文物保存完好，而且陈列布置考究，新开的几个展馆也是主题鲜明，各有特色。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已经连续八年考古发掘，展馆数次改造，并已经申遗了。

乔铭夫妇更多的是惊喜。在他们印象中，哈尔滨也仅仅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已，现在弄出一脉历史悠久的金源文化，的确没想到。他很奇怪，这么好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之前怎么一直不知道呢？

第四天下午，乔铭夫妇要返程了，我带着他们去吃本地最有名的铁锅炖。本以为中午不会有太多人，没想到也要排队，因为要赶飞机，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正准备换一家饭店时，一位本地大哥走过来，说你们外地客人吧，把我这个号让给你们

吧，我们本地人啥时吃都方便。听到这话，我们都热泪盈眶了，我握住那位大哥的手，摇个不停。那顿铁锅炖，我们吃得格外香甜。

去机场的路上，乔铭说，这次行程给他的感觉，哈尔滨不光冰雪旅游资源好，哈尔滨人更好。虽然天儿冷，但是心真的被这座城市暖到了，哈尔滨，他们一定会再来。

从机场回来，我开车在大街漫无目的地行驶。来到哈尔滨20年了，我从来都是匆匆赶路，没有好好欣赏过这座城市。小雪后的哈尔滨，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白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到处跳跃着晶莹的光芒。

寒风凛冽，草木傲雪，车潮涌动，大路向远。路边，一位店主正在门口摆放冻梨，一对老夫妇互相搀扶着慢慢走过，几名中学生背着书包从校门跑出，挎包的大姐拎着青菜走进小区，裹着军大衣的摊主正把一串糖葫芦递给一个孩子，两位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正在招手打车。

华灯初上，夜色迷人。远处，传来索菲亚教堂的钟声……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作者 | 黑龙江省影视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制片人



插图：都灵咖啡

前几天，浙江朋友乔铭来哈尔滨游玩。

来之前，他忧心忡忡地联系我，说今年冬天哈尔滨大火了，既想来打个卡凑个热闹，又担心打不着车、买不到票、排不上队。所以，问我有没有时间给他当个司机兼导游。我说放心，你来了，肯定好使。

乔铭和老婆是傍晚落地的。从机场回来的路上，我十分歉疚地告诉他，本来第二天是一定陪他们玩的，但是领导安排了一个急活，还没人能替我，所以只能让他们自己玩了。乔铭开玩笑说，那明天我们争取活着回来。我说你怎么对哈尔滨这么没信心呢，他说多年前来过，那时候秩序混乱，服务很差，体验不好。我拍着胸脯说，你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你们放心玩，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

说这句话时，我心里其实也没底，对乔铭的话也深有同感。十几年前当记者时，我跑过旅游战线，各种旅游乱象，我见过太多了。2007年不干新闻以后，省内旅游景区我很少再去了，冬天更是不出来，现在景区到

底什么情况，我还真摸不准。

第二天，我出去采风，忙了整整一天，直到下午4点多才算结束。我打电话给乔铭，他说在中央大街，我说一会华梅西餐厅见。

老哈尔滨人都知道，华梅是老牌西餐厅，哈尔滨开埠不久，一位俄国老板就在中央大街开了一家马尔西西餐茶店，以正宗俄式口味风靡哈尔滨。新中国成立后，改成了华梅西餐厅，虽然老板早已不是俄国人，但是俄式风味却传承了下来。每次来贵客好友，我都会安排吃一次华梅。

餐厅会合后，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让我有些意外的是，乔铭对今天的游玩非常满意。他说，早上去了红专街早市，排队吃了传说中的油炸糕，然后去道外看了中华巴洛克风情街，下午打卡索菲亚教堂和中央大街。让他没想到的是，鼎鼎大名的迈尔冰棍居然才卖5块钱一瓶，一瓶钱都比这个要贵，乔铭差点以为找错了地方。他说，全国好多旅游景区物价高昂，你们哈尔滨人是太